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二回 毛孔目橫吞海貨 顧大嫂直斬豪家

卻說阮小七扭住走進廟門的漢子，要他還母親，那人不知就裡，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好沒來歷還你什麼老娘！我正著惱，走得熟了，到這廟裡歇一歇。你是什麼人！」阮小七情知無涉，只得放手。便問道：「你從大路上來，可曾見個年老婆婆拿著包裹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在十里牌酒店裡吃了一角酒，這般熱天，路上並無人走，哪裡見有婆婆！你是哪裡人？為甚的不見了老娘？」阮小七道：「我是石碣村人，同母親投奔親眷。路上辛苦，母親一時心疼起來，扶在廟裡睡著，要口熱水吃，我去尋得火種回來，就不見了母親，馬和包裹通沒了。正在心焦，見你走進來，忍不住只得問了。」那人想一想道：「石碣村可是濟州管下，相近梁山泊的麼？」阮小七道：「正是。石碣村的湖面連著梁山泊。」那人道：「梁山泊裡宋江部下有個黑旋風李逵，你可認得？」阮小七道：「我也曾認得，只是死了。」那人道：「再問你，當初宋江打破祝家莊，有個一丈青扈三娘，拿上山寨，後來怎麼樣了？」阮小七道：「一丈青被林沖所擒，宋江即刻押到山寨，交與宋太公。眾頭領盡猜他自要做夫人。及至回兵，把他配與矮腳虎王英做了夫妻，兩口兒好不和順！扈三娘也是地煞星數，忠義堂上坐把交椅。後來受了招安，從征方臘，到烏龍嶺，被鄭魔君使著妖法，夫婦雙雙打死了。」那人聽到此處，簌簌的淚下。阮小七道：「扈三娘是你什麼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便是獨龍岡下扈家莊扈成。因妹子一丈青許配祝彪，前來助戰被拿。那時我備羊酒表裡，親到宋江寨中納款，宋江許還妹子。後來打破祝家莊，那個黑旋風殺村把我太公一家老少殺盡，放火燒了莊院。我虧得落荒逃走，到延安府投奔個相識，又遇不著，流落在外，還鄉不得。偶然逢著一伙客伴，做些飄洋生意，頗有利息。那海島與暹羅國相近，山川風土與中華無異，在那邊住了兩三年。前月湊有海船到島，搭附了來，不幸遇著颶風，打翻了船，貨物飄沉。還虧得漁船救了性命，打撈得一擔貨物，卻是犀角、香珀，還算不幸中之幸。到得此間登州口子上岸，僱名腳夫，挑了擔兒，思量到東京發賣，回到家鄉重整舊業。」

那人說到此處，不覺臉色都變了，咬牙切齒的。阮小七急問道：「到了旱地上，還有甚事！」扈成歎口氣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又撞著冤家。因天氣炎熱，擔子又重，腳夫走得力乏，把擔放在一家門首大柳樹下，歇回涼兒再走，不想走出一個年紀小的後生，跟著五七個莊客，都拿著哨棒，要與人廝掃的模樣。見了我喝著道：『你是什麼人？在此窺探！』我便道：『是過路的客人，走得辛苦，借坐坐兒。』又喝道：『那擔子裡是什麼東西？莫不是通洋私貨！』我說：『有甚私貨！』那後生喝道：『現奉憲司明文，緝捕梁山泊餘黨，殺死官員的。盤詰來歷不明的人，甚是嚴緊。客商行李俱要細細搜檢。』喝叫莊客打開來看，腳夫見不是頭，挑了擔兒便走，被那廝臉上一掌，踉蹌跌去。五七個莊客把竹籠打開，見是伽南香、琥珀、犀角、珊瑚等物，動了火，叫抬了進去。我便嚷道：『這裡又不是關津所在，怎的盤詰得我？搶我貨物！』那廝便罵道：『你這大膽的海賊，現放真贓，還要口強！鎖去登州府裡發落！』那廝同莊客來拿我，我便拽開拳腳，踢倒一個莊客。他把哨棒打來，空手抵當不住，只得走了。他也不來趕。不知腳夫怎地。我平白地受了這場惡氣，千辛萬苦，性命相博來的貨物，被他搶去。思量孤掌難鳴，敵他不過，待會官司理，又不知他姓名。況且委是海貨，不便分理。正在煩惱，不想逢著你又要討娘，這是哪裡說起！」

阮小七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便是梁山泊活閻羅阮小七。可傷宋公明被奸臣藥死，我念平日情分，到山寨裡祭奠。不想那蔡京的門下一個張幹辦，做了濟州通判，他到梁山巡察，和我鬧起來，打罵他的禿頭。到第三夜，領土兵圍住拿我，我便殺了他。容身不得，同母親逃難，行到此間。母親忽然心疼起來，我去尋火種回來，不見了。如今你不若和我去尋見了母親，我便同你去奪回貨物，何如？」扈成道：「如此甚好。方才你說我妹子死了，倒也放下一條肚腸。」阮小七道：「眼見得母親不在這裡，且到村中訪問。只是我肚中餓了。」扈成道：「此間到十里牌不多路，大酒店諸般物事都有。」阮小七道：「既如此，便去。」

兩個廝趕著，走不得三五里地面，果然官道邊開一座酒店，擺列十來副紅油座頭，櫃邊三隻大酒缸，一半埋在泥裡，噴鼻香新蒸熟白酒；兩三架蒸籠，熱騰騰地蓋著精肉饅頭；案上堆大盤熟牛肉。兩人進店，揀副座頭坐下，叫量酒的打兩角酒，切三斤熟牛肉，二十個饅頭做點心。量酒的覷著扈成道：「方才這位客官吃酒會鈔去的，重番又來！」扈成道：「不要你管，只顧拿來。」酒保擺上大碗，篩了，讓阮小七吃。扈成道：「小弟偏陪不多時，你饑渴了自吃。」阮小七真個流星趕月的一般吃了一回，兩個又提起尋母親、奪貨物的話。只見照壁後走出一個人來，叫道：「小七哥！」阮小七抬起頭來一看道：「阿呀，嫂嫂，恁地湊巧！」你道那人是誰？

紗衫衫子綠，鬢插石榴紅。木軸腰肢壯，銀盆面目雄。春風雖覺滿，殺氣尚然橫。水泊能征戰，馳名母大蟲。

阮小七見是顧大嫂，拜倒在地。顧大嫂連忙答禮。又與扈成見過，問道：「此位是誰？」阮小七道：「是一丈青的哥哥扈成。」顧大嫂道：「怪道有些相像，請到後面水亭上坐。」兩個走進水亭裡看時，一邊靠著大樹，綠蔭搖涼；四扇窗子亮窗對著條澗，流水潺湲，小桌上供著一瓶劍葉菖蒲，幾朵蜀葵花，好不清幽。阮小七道：「出路的人把時節都忘了，想是端陽邊哩！」顧大嫂道：「今日是初四。」叫把酒肴整起來，問道：「小七哥，你怎麼到得此間？聞知宋公明身故了，我這裡隔著路遠，不知詳細，沒有實信。」阮小七將盧員外墜水先亡，賜藥酒與宋公明，騙李達同吃，死後葬在楚州南門外，吳學究、花榮同吊死在墓上說了一遍。然後把自己蓋天軍削職歸來，到泊內祭奠，撞著張幹辦，合氣殺了他，同母親逃難，心疼討火種，不見了母親的話，也備細說了一遍。

伙家搬到果品酒肴，顧大嫂相勸，吃了一回，問道：「扈家叔叔哪裡相遇的？」阮小七道：「在前邊廟裡。他有一擔貨物，被人搶了去，也在納悶。」顧大嫂道：「什麼貨物，在哪裡被人奪去？」扈成接口道：「是值錢的洋貨。歇涼在一家人家門首，有個後生，跟了幾個莊客，假說盤詰奸細，竟奪了去，還要拿我送官。」顧大嫂道：「怎麼一個人？離多遠？」扈成道：「此去東首十來里遠近，依山臨澗一所莊院。那廝年紀不上二十四五，面上有個疙瘩，穿一領醬色官綢褶子，粉底快靴，像是公門中人。」顧大嫂想了一會，點頭道：「是了，莫不門前有一株大柳樹，樹下有座小小的神堂麼？」扈成道：「正是。」顧大嫂道：「小七哥，你道那廝是誰？當初我兩個兄弟解珍、解寶，在毛太公園內尋虎，誣我兄弟白晝搶劫。那毛太公女婿王正現做孔目，屈打成招，監禁在獄。我和二哥哥商議，同去劫牢，救出兄弟二人，殺了毛太公一家，因此同歸山寨。不料毛仲義的兒子躲過，長成起來，名喚毛彥，到登州頂了那王正的缺，做著孔目。這雜種十分慳賴，幾番和我們尋事，想要報仇。方才扈叔叔說這般模樣，決然是他。那擔貨物，好言說，他哪裡肯還？且待二哥哥回來，再作商議。」阮小七道：「正不問得二哥哥哪裡去了？」顧大嫂道：「早間城中伯伯差人來請，探望去了，想必就來。」

說聲未絕，小尉遲孫新汗流浹背的走到，見了阮小七，驚喜道：「小七哥，甚風吹得你來？」與扈成一同見過，問道：「這位卻不認得。」顧大嫂道：「是扈三娘哥哥扈成叔叔。」孫新道：「幸會。二嫂，你伯伯一發古撇了，教我不要與鄒潤往來。說道新任知府楊戩，是楊戩兄弟，大作威福，依著姓樂的都統武藝超群，那毛彥小畜生在官府面前攬掇，尋我們是非。我不聽他。為人在世，哪裡為了自己，朋友弟兄輕易拋得！」阮小七道：「為何不要與鄒潤往來？他如今在哪裡？會他一會也好。」孫新道：「鄒潤不願為官，三月之前同一個潑皮大戶賭錢，爭競起來，殺他一家，仍舊到登雲山落草，聚著一二百嘍囉，打家劫舍。」阮小七道：「和我一般，事到頭來，哪裡忍耐得！」又把從前的事告訴一遍。孫新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令堂好好在一處，不必憂心。」阮小七急問：「在哪一處？」孫新道：「我早上進城，路上見了登雲山小頭目，說鄒二哥要會我。又道方才同幾個嘍囉下山，在山神廟裡見個婆婆睡著，一匹馬兒，一個包裹，去牽馬拿包，那婆婆不肯，連這婆婆攙到寨裡去了。如此說來，令堂定在哪裡。」阮小七吃驚道：「倘小嘍囉在路上害我老娘，怎處？」孫新道：「不妨。鄒潤學了梁山泊好樣子，不許嘍囉私自殺人。」阮小七起來道：「二哥，我和你去看我老娘下落。」孫新道：「不要性急。鄒潤知道是令堂，必然好待。日色已西，待晚涼些，且吃杯酒，明星皎

潔，慢慢的上去，近哩！不上五六里。」阮小七只是性急，連酒都不肯吃。孫新道：「不妨，離此不遠。我且問你，你殺了濟州通判，非同小可，如今思量到哪裡安身？」阮小七道：「我一時性起，開除了他，正不曾算得去路。就是到這裡，也是偶然相會你夫婦。二哥，你為我擺划擺划。」孫新道：「本州自然申文到樞密院，各處搜捕。小哥的所在，也隱藏不得。何不去登雲山入伙，若有變故，我夫婦也同上來了。」阮小七大喜，謝道：「全仗二哥指點。」顧大嫂道：「那毛小廝一發可惡，扈叔叔一擔貨物，歇在他門首，平空地搶了去。留他在此，到底要和我們作對。斬草除根，何不先下手，奪這擔貨物，還了扈叔叔，也顯得與故世的三娘情分。」孫新道：「這也使得，只怕連累我哥哥。我和你拚上了登雲山。」顧大嫂道：「伯伯不急不走的。有前日的樣子，不怕他不來。」扈成道：「貨物是小事，心上不甘。承嫂嫂盛情，方消得這口惡氣。」孫新道：「不消說，今晚同到登雲山，會了鄒潤。明日是端陽佳節，他必然在家裡，晚上就去罷。」

四個說得投機，猜枚行令。阮小七也連吃了幾大碗悶酒。看看紅日西沉，星光燦爛，各人執件器械出門。孫新道：「二嫂，你明晚整頓酒肴，在這裡飲過菖蒲酒就去。」顧大嫂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孫新在前引路，一同望登雲山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綠林豪俠舊知名，話到人情劍欲鳴。

塊磊難消須縱酒，水亭高樹晚涼生。

當下孫新引著阮小七、扈成，趁著星光，取路到登雲山。沒半個時辰，已到山邊。林子裡伏路嘍囉，聽得有人走動，拿了烏槍趕出來，見了孫新，連忙先去通報。鄒潤便到寨口迎接，讓至聚義廳剪拂了。鄒潤道：「小七哥，令堂老伯母已先接到敝寨了。得罪！」阮小七道：「不見了老娘，甚是憂疑。孫二哥猜道，必在這裡，方才放心。」鄒潤喝嘍囉扶婆婆出來。孫新、扈成見過。婆婆道：「你去尋火種，兩個人來奪包裹，我拈住不放，就攙我到這裡。見鄒頭領，說起你姓名，鄒頭領甚是相敬。心疼已好，吃過茶飯了。」阮小七致謝。孫新指著扈成道：「這位是扈三娘哥哥扈成，有擔貨物被毛多搶去，如今要和你商議，同去討還。」鄒潤道：「這個毛賊，哪裡與他好話！竟剽除他罷！」眾人大喜。嘍囉擺出酒肴。阮小七道：「老娘，你先進去睡罷。」婆婆道：「已有牀鋪打點睡了，說道你來，故此走出，我會進去。」四個人開懷暢飲，各訴心事，至更深方散。

次早，鄒潤宰了豬羊，置辦果品，慶賞端陽。飲到下午，撤過筵席，回到山前遊玩。看那山勢雖不比梁山廣大，卻也險峻。周圍重巒復嶂，只有山前一條大路，把木石築成寨門，若然守住，縱有千軍萬馬，容易也攻不進。中央一片平坦之地，可容四五千人。只是草創未完。眾人看了一會，鄒潤又請吃酒。孫新道：「不消了，我們再停一會。我家大嫂已備在哪裡，吃了去行事。」一頭閒步，扈成閒敘那海島風景。看看日色轉西，孫新道：「此時好下山去了，我們去罷。」鄒潤選十名精細嘍囉，準備器械引火之物，吩咐道：「黃昏時分到孫二爺家裡取齊。」嘍囉應諾。

四個人同下山，到十里牌，顧大嫂接著。水亭上坐地擺出許多雞鵝嘎飯，孫新在供桌上取過那瓶菖蒲，又折一枝榴花插上，放在中間，笑道：「應些時景，不要被人笑我們梁山泊上好漢，一味是大碗酒、大塊肉。」顧大嫂道：「伯伯差人送四尾石首魚在此。」搗上蒜泥，大家吃了一個更次。顧大嫂道：「那廝雖無準備，也要詳細，不要被走脫。打蛇不死，惹蛇毒了。」孫新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待那嘍囉來，把住前後門，斷絕鄰舍往來的人，從屋上進去，不要大驚小嚇。」算計定了，聽得敲門，知道嘍囉到來。顧大嫂出去，俵賞酒肉，先教去四野裡埋伏。又進來同他四個又吃幾碗酒，紮縛起來，跨著腰刀，吩咐伙家等候。出了門，望東而走。

其時約莫有二更天氣，星光閃閃，四野蒼茫。不多時到了毛多門首，黑影裡有個人蹲在神廟邊，打個暗號，大門緊閉，裡面並無動靜。孫新轉到後門，望進去微有燈光。卻好有個採樵樹梯靠在牆邊，撥過放在夾巷上，爬上去一看，小天井內有株梧桐樹，跨在樹叉內，雙手抱著，一溜溜下去，向窗縫裡一張，見一個年少婦人，抱著小孩子，坐在牀沿上喂乳。那毛多除下巾幘，脫去身上衣服，立在春台邊，明晃晃點著燭兒，把竹籠裡的犀角、香珀另裝在一隻皮箱內。把一串蜜珀數珠套在孩子頸上，笑道：「娘子，我這孩子剛剛滿月，撞到野蠻這擔東西送上門，值一二千銀子，也是采頭哩。到明日把幾件送與楊太守，不怕不做時人哩！」那婦人道：「虧你罪過！」毛多道：「甚麼罪過！自古道：『為富不仁』，我明日對太守說，那孫立、孫新、顧大嫂，梁山泊做過強盜，廣有金珠寶貝，誣陷他與登雲山鄒潤交通，重複造反，拿了他，又有一場大富貴。若不要人的財物，今日孩子滿月，哪裡擺設得筵席請親戚朋友，這般光彩。」婦人道：「夜深了。」毛多道：「待我鎖了皮箱，藏好了去睡。想你一個多月不曾那話兒，有些喉急哩。我日裡吃多了菖蒲燒酒，正有些意思。」婦人一隻手抱孩子，一手脫裙，笑罵道：「涎臉賊囚子！」

孫新在窗外聽得明白，蹙轉身，輕輕開了角門，打廚房走過。莊客們都醉了，已睡。一直開了大門，對眾人說了，都伸著舌頭道：「這廝好不狠毒！」嘍囉身邊取出火種，點上松脂紋的繩，拔出腰刀，一擁進去。那毛多正脫了褲子，赤條條爬上牀去。阮小七把房門一腳踢開，毛多聽得，回轉頭來，早被鄒潤劈角兒揪住，一刀刺下頭來。那婦人驚慌，精著身子，從牀上滾到地下。顧大嫂踏住胸脯，頸上一刀，死在牀邊。阮小七、扈成趕到，外邊兩個莊客闖出來，一刀一個。再尋覓時，有命的開後門走了。孫新、顧大嫂打開櫥箱，把金銀細軟束做兩包，牀底下尋出皮箱，是方才收拾的，只消挑去。將要出房門，那小孩子在牀上呱呱的哭，孫新道：「前日斬草不除根，又要費這番手腳，留這惡種何用！」提起來一摔，做個肉餅。喚進嘍囉，背上衣包皮箱，尋草把放起火來，嘩嘩剝剝的聲響。有鄰舍聽得火起，開門出來。鄒潤喝道：「有冤報冤，不干你們事！要死的出來！」鄰舍聽得，縮了進去。不逾時，房屋燒淨。小嘍囉牽了一頭黃牛，扛兩個肉豬，說到山寨裡祭賽還願。可笑那毛多：

滿口稱有福之人，轉眼作不毛之地。

再說五箇好漢，十名嘍囉，得了手，歡歡喜喜。到十里牌，天尚未明。孫新道：「這番舉動，明日官府必然知道。你們先上山去，我去城中打聽，就要我哥哥出來，好共歹也便收拾來也。」阮小七、鄒潤、扈成自去。孫新再吃些酒飯，也便進城打探，不題。

卻說那鄰舍，當夜不敢救應，天明都到火場上，說道：「不知是哪裡強人，劫了財物罷了，怎的殺人放火！」有從後門走脫的莊客道：「我認得兩個，是登雲山的鄒潤，十里牌開酒店的孫新。原是梁山泊餘黨。」有個年老鄰舍道：「這干人不是好惹的，不要管閒帳。」有一個道：「倘官府責我地方不申報，怎處？」有一個道：「自有他莊客執認，不妨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祖宗該積德，做些好樣子與後人看便好。那毛太公一味強賴，遭了毒手。那孫子又逞威風，自然有此顯報。」莊客道：「不要閒話，煩列位動一報單，待小人自去執證便了。」眾人寫下呈子，付與莊客，教他去遞。莊客急急趕到州衙前，正值太守升堂。莊客把報單呈上。太守接過看了，問道：「當夜共有幾多強人？」莊客稟道：「有二十餘凶，明火執仗，打進門來，把主人、主母殺死，劫了財物，燒了房子。內中小人認得兩個，是孫新、鄒潤。」太守道：「你且早晚候候，不許聲張。」莊客應諾而出。太守吩咐傳請樂統制來。

你道那樂統制是哪個？便是祝家莊上請的教師樂廷玉。那日祝家莊打破，回身不得，仗這一條鐵棒，衝散梁山泊西北一路人馬，落荒得命。後來投在楊戩門下，因他兄弟楊戩除授登州太守，那登州是瀕海地方，恐有疏虞，曉得樂廷玉武藝非比尋常，便升了都統制，一同上任的。

閒話休提。且說樂統制請到，竟進後堂，相見已畢。太守道：「昨夜登雲山反寇同孫新一班，殺了孔目毛多一家，劫財放火，煩統制即去進剿。」樂廷玉道：「這伙草寇倒不打緊，那孫新的哥子是病尉遲孫立，十分了得。當年劫牢，救出解珍、解寶，同上梁山，受了招安，除授本職。今間住在家，恐又裡應外合，必要先拿了他，除了後患，方去進剿。」太守道：「有理。事不宜遲。」就喚行轎。樂廷玉上馬，帶著兵役，竟到孫立家中來，正是：

楚國亡猿伐林木，城門失火害池魚。

卻說孫新跑進城，到哥哥家裡，相見罷。孫立道：「昨日拿石首魚送你過節，你不在家裡，莫不又去會鄒潤？我對你說的話，

不可忘了。」孫新正要說知，只見門上人來說道：「太爺同樂統制來拜。」孫立道：「快取公服來。」孫新曉得有些蹊蹺，一溜煙先出了門。正是：填簾合奏推同氣，急難哀鳴感鵲鳩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一篇文字俱從前傳打祝家莊生出。顧大嫂驅除毛豸，由於前日之賴虎誣盜。樂廷玉計擒孫立，種於當年之裡應外合。冤家路窄、積恨難消，令人不敢復念睚眦之恨也。孫新自上梁山，前傳苦無見長處，今讀弟兄朋友數語，足見生平。）